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宦海升沉錄 第二十回 慶生辰蘭弟拜蘭兄 籌借款國民責國賊

話說袁世凱因為各位宗室人員所忌，迫得上表辭去兼差。當時朝廷已有旨發出，係「著照所請」四個字，便把一切差使統通開去了。那時袁世凱以為從此可以免得諸臣所忌，不想那時宗室人員，有許多恃著是天潢貴胄，一來以袁氏從前權重，不免睥睨儕輩，二來又有從前受過袁氏氣燄的，固樂於削他權勢，故到此時，雖減了兵權，開去兼差，猶若餘怒未息，更日肆謠言。有說袁世凱失了兵權，久懷怨望的；有說他今更因開去兼差，口出怨言的；更有說道他黨羽既多，且尚有兩鎮兵權在手，即現時改歸陸軍管帶的四鎮，內裡什麼統制管帶，那一個不是他心腹的人，若一旦因怨發難，怎能制他？因此，以為袁世凱那一人，正想（像）范增論韓信的話：「用則用，不用則殺」這等話。你一言，我一說，天天謀不利於袁世凱。鐵良便與部下良弼計議，再要設法，一並收回袁世凱手上所存的兩鎮兵權。

原來那良弼亦是滿人，曾遊學日本學陸軍，已是卒業回來的。恰那時鐵良正謀爭權，良弼又正謀得缺，自然互相利用。

故良弼回國後，即投在鐵良門下。那鐵良全然不懂軍事的，因為恃著一個良弼幫手，懂得些日本陸軍形式，故敢天天紙上談兵，覬覦兵柄，其實一切計劃，都是良弼替他打算的，鐵良自不免寵絡良弼，是以不滿一二年間，不次升握。自改訂官制之後，更用他在部中丞參行走。及這時，更謀並收袁氏兩鎮兵權，急將與良弼計議。良弼道：「那袁氏本有點子才幹的，他沒有什麼馬腳露出，斷不能在太后跟前說他的短處。況他既為太后所愛，又為慶王所重，欲除去他，卻不容易。不如力說他是個得用之人，趁著新改官制，調他留京內用，是名為升他的官階，實則削他的權力，自可以從中掣肘他了。」

鐵良聽得，深以此計為然，便一面向醇王運動，使言於太后之前，力言袁世凱很有才具，方今改定官制，將行憲政，看朝中非無能事之人，不如以袁某人軍機，辦理一切新政，較為妥協。太后道：「此言亦是有理。惟袁某自總督北洋以來，尚稱平靜，若調他人京，怕北洋重地，沒有管理的人，卻又怎好？」

醇王道：「北洋與京中，相隔不遠，有事盡可照應。且北洋一任，就令袁某薦人承乏亦好。」太后聽得，覺醇王所言，一片是重袁世凱的，自然沒有思疑。一來袁某在北洋，屢被人參他攬權結黨，若調他人京，免他踞住北洋，遍布勢力，自是要著；二來醇王曾與袁某爭論政見，致拔槍相向，今由醇王薦他人軍機，借此融洽他兩人意見，亦是好事；三來袁某既在北京，又可隨時獨對，商議要政。因此也允了醇王之請，即行召袁世凱入京引見，先論以辦理新政需人，要他在京統籌全局，問他肯不肯。袁世凱自沒有不允的道理，但自忖：「在直督上，用去款項不少，雖是因公支用，但究未曾報部作正開銷。」因此心上不免躊躇，只得對道：「臣久蒙高厚，漸無報稱，今又以臣入贊樞務，自當感激發奮，安敢固辭。但北洋尚有經手未完的事件，恐人京尚需時日。」這等語。太后道：「無論什麼事，可交由下任的辦理。只恐能膺北洋重任的，究竟不易，就由卿薦賢自代便是。」說了，袁世凱謝恩磕頭而出。

到了次日，即有諭旨，以袁世凱為外部尚書兼軍機大臣行走。自朝旨發下，那個不知朝廷這會把袁世凱名為升官，實則奪權。惟是袁世凱心上，以為從前被人猜忌，只為兵權過重，今兵權已卸盡去了，還有什麼人讒間自己，反能認真辦事，不必瞻前顧後，因此反覺心安。一面上表謝恩，又計算那一個人，可能繼這直督之任。雖手下人物甚多，但有兩點難處：一來自己向來位置心腹人員甚多，盡要得個知己的人，做了直督，才能把自己所用的人，保全名位，實不啻為自己保全黨羽勢力；二來數年來練兵，凡是有用之才，有津貼的，有賞給的，志在結他心事，因此耗錢不少。至於招攬人才，舉辦各事，所有用去的，尚有數百萬。雖是因公用去，究不曾奏准歸部作正開銷。

看來又須得一個知己人員，繼自己之任，方能替自己彌補。左思右想，究竟其人難得。猛然想起楊仕驤那一人，是自己向來援引他的，自己從前又得他之力結識慶王，今日正該把這個地位薦他承受，且向日楊仕驤服官直省，又與自己十分密切的。

料他又必能替自己清楚首尾，便先用密碼電商楊仕驤，言明欲薦他升任直督，卻約他兩事：一是自己所用的人，不要輕動；二是自己任上未清報銷的款，要他彌補，若應允時，就可立升直督，這等語。

那楊仕驤是個官癮最重的人，以為袁世凱是自己的恩公，本該替他彌補，況又得升直督，那直督一缺，是個最重要的缺位，有許多做了總督十餘年，且不能希冀的，今自己一旦由山東巡撫，直得升授，如何不允？縱袁世凱虧空甚巨，惟是直隸是個認真大省，料亦不難設法，便回復袁世凱所約二事，都已應允。袁世凱便具了一折，力稱楊仕驤在直省服官多年，情形熟悉，且素有長才，堪膺此任，這等語。朝廷已有意令袁世凱薦人自代的，覽折無有不允，立即准奏。袁世凱一面打點交代，便人京到外部任事去了。

那時袁世凱既人軍機，雖是一個尚書，究竟辦事很有權力。

因慶王係軍機領班，大權本在慶王手上。臣耐慶王才具平常，凡事都倚著袁世凱，故一切大事，轉向由袁世凱主持。故一般大小臣工，沒一個不趨承袁世凱。那時鐵良見了，暗忖：「自己謀使袁世凱入京，志在削他的權柄，今他反得權起來。」心上總不舒服，又要看著袁世凱的馬腳。那袁世凱又以自己前在直督任上，所有兵權倒被鐵良算弄出來，更不免乘機修怨。探得滿人鳳山，係在陸軍部做統制的，原是鐵良得力的手足，若調離了他，鐵良便少了一個羽翼。恰值西安將軍出缺，軍機裡頭，正要揀人承乏，袁世凱便圈出鳳山一個名字請揀。

果然次日諭下，以鳳山補授西安將軍。鐵良見了，也吃一大驚，正像失了左右手一般。細細打聽，方知是袁世凱作弄的。

迫得沒法，惟以鳳山在軍中，向稱熟手，但求緩赴新任。袁世凱又稱以鳳山授西安將軍，係為陝省練兵起見，要鳳山交代停妥，即行以程。鐵良復多方運動，方把鳳山暫行留京。

自此，鐵良更恨袁世凱人骨，誓要拿他的馬腳。恰那一日袁世凱五十整壽，所有大小臣工沒一個不致送壽禮。袁氏第宅，更鋪張起來，十分華麗。門前支搭蓬棚，盡填塞車馬；宅內皆懸掛錦幃，地上盡鋪墊錦氈；至於字畫玩器，也不勝其數；各廳事分中西兩式，擺設得十分齊整，預備同僚及各國公使參隨，到來祝壽。一連數日，都是接收壽禮，十色五光，不暇細述。

其中有些富豪官宦，望他提挈升官的，送禮更為優厚。有送禮一份，費去十來萬金的。若軍機四相，亦有帳聯屏軸之類，皆是金光燦耀。有稱門誼的、有稱姻誼的。若慶王子自從因楊翠喜一案發露後，也感激袁世凱替自己彌縫，已與袁世凱拜了把子，結為異姓兄弟，故那時致送壽聯，下款竟稱如弟。因此慶王子這一聯，頗攬人眼目。

因為慶王是個宗室至親，向例不能與外人結納私交。今慶王子對著袁世凱反稱起如弟來，如何不令人注意？當下袁世凱也不覺得，惟於各人禮物，來則受之，況是慶王於的，更不好卻意。且祝壽之日，中西人到來拜賀，已應接不暇，前後數天，都是擺壽筵，唱壽戲，分頭款待。若至外鎮督撫提鎮藩臬，亦有差人入京送禮祝壽的。故凡款宴賓朋，倒分數天。第一天款待各國公使及參隨，第二天是款宴京中一二品大僚，第三天才款宴外省來賓及自己姻親。故一連數天都忙忙碌碌，袁世凱也應酬得十分疲倦。數日之後，只令家人把一切擺設及各人送的屏聯帳軸也一並收拾好了，把慶王子稱如弟的事，倒不記憶。

因為祝壽起見，請假了十天，到此時方行銷假人值。

恰到軍機處裡頭，見了一本奏折，雲是御史江春霖，參劾官制不善，並於附片專參自己的。袁世凱看了，心上也不免吃驚，只把他附片細細看下去，見他參道：

再軍機大臣外部尚書袁世凱，攬權結黨，內自北京，外而各省，門生故吏，佈滿要津，久為同僚所側目。自由直督量移外部，方以為袁世凱兵權已解，朝廷杜漸防微，可免唐末藩鎮之禍，乃跋扈囂張，性仍不改。此次五十整壽，備極奢華。內則王公大臣

交相傾倒，放棄政事以踵門祝壽；外則督撫提鎮，輦貨來京，俱稱門生，如奉君父。凡賀壽者，天津、保定兩處購置，禮物為之一空；而侍郎唐紹儀、梁敦彥、趙秉鈞、嚴修及皖撫朱家寶，吉撫陳昭常，汴撫吳重嘉，更不惜以堂堂大員，屈身如奴僕，以奔走候命於袁氏之門。至若左都御史陸寶忠，副都御史陳名侃，且為袁世凱過付壽禮。其尤甚者，則宗室王公貝子貝勒，原禁與漢員私交，聖朝成訓，原以杜漢員奔競之風，而絕宗室苞苴之路。乃慶王子分屬懿親，於袁世凱竟稱盟弟。以宗室大員而趨附至此，其他可知。伏乞將袁世凱立行罷斥，以免後患，否則亦當稍裁抑其權勢，以免有尾大不掉之虞。臣遠觀前代，近觀現勢，夙夜祗懼。為杜漸防微銷患未然起見，謹不避斧鉞，附片以聞。

袁世凱看罷之後，自己也應迴避，不便向軍機處同僚談論此折。

急回宅子裡，看看各壽聯，那位慶王於確是自稱如弟。心中自念：「此事恰發在楊翠喜一事之後，料得此折一人，必有諭旨責成慶王子，即於自己面上很有點關係。」及此折既入，過數天還沒消息，還幸朝臣看著慶王體面，競留中不發，袁世凱方自心安。一面打探得此折又係鐵良主使，心中又憤憤不過。便欲設法治江春霖之罪。即過慶王府來，商議以泄此憤。慶王道：

「論起如弟兩字，不過是親切之詞，本沒什麼過犯。」袁世凱道：「那廝竟謂門生祝壽時，津保兩處，禮物購置一空，實屬言之太過。若不懲他妄奏，此後何以辦事。」慶王道：「此言誠是，但小兒與足下換帖拜把一事，如果明行宣佈，恐不能不予以處分，是弄巧反拙了。」袁世凱道：「現在新政改革，滿漢且准通婚，何況拜把，王爺盡不用過慮。」慶王聽了，仍恐太過招搖，力勸袁世凱不必理他，若揚將出來，反令江春霖那廝博個敢言之名，實在不值。袁世凱亦以為是，便不敢再提。

恰到了次日，朝上適召見軍機，太后沒一句話說，即把江春霖一摺，給袁世凱看。袁世凱當時未敢奏辯，太后亦溫語說道：「你們位高權重，休要令人借口才好。」袁世凱聽了，只碰頭而出，額上已流著一把汗。即回至掛甲屯衛衙宅子，左思右想，覺今天召見時，太后面色實在不同，料為江春霖所參之故。想：「那江御史，一來求升不得，二來又受鐵良運動所致，若不懲責他，恐他此後膽子更大，要天天窺伺自己，如何是好？」想到這裡，一團怒火自從頂門飛出。時正在庭前往來蹣跚，一時不覺，竟失了足，在階下撲了一跤，大叫一聲「哀唷！」

右足已覺有些痠痛。急喚了人來，把他扶起。這時已驚動家人，張皇起來，又不知受傷輕重，且他已做到這個地位，正是人貴則身貴，即使小小痛癢，家人且不免小題大作。況他無心一跌，傷勢自然不輕。家人急的尋醫合藥，好幾時，方略略減了些痛。

袁世凱一面具折告了操。時袁世凱的妻妾，以他無故被跌，正不知他因思想過步，無心失足，反迷信起來，疑家內有些鬼祟，都道這宅於不好住，便遷到錫拉衛衙宅裡。

自袁世凱既已告假，在家無事，每天仍有至交的朋友到來談話，有問疾的，有專要與他談天，解他寂寥的，也不必細表。

那一夜，已有二更天氣，忽門子呈上一個片子，說稱這人因有事，是要求大人賞臉傳見的。袁世凱看那片子，是「汪大燮」

三個字。袁世凱知他是外部侍郎，與己同僚，且屬心腹，今乘夜到來，必有事故，立即傳請進來。門子去後，不多時，已見汪大燮『來到廳子裡。時袁世凱腳患已經略痊，汪大燮仍不免問句安好。然後分賓主坐下。

袁世凱道：「足下深夜到來，必有賜教。」汪大燮道：「現在蘇杭甬路事，前經讓由英人興築，已立了草合同，也曾經盛杏蓀請英人廢約，奈英人不允，還照會前來，請修改正約，此是大人知道的。惟蘇杭人苦苦不允，紛紛打電到來力爭。你道怎麼樣辦法才好？」袁世凱道：「辦外交的很有點難處，論起這草約，本有廢棄的道理，況外人又遷延日久，還不興工，似無怪國民不肯承認。但國家裡頭，勢力現在微弱，若外人不再來索取權利，已是萬幸了，還那裡好把已經讓出的爭回？兄弟只怕失了外人之心，便是此事不生意外，怕仍要惜點事，決裂起來，就不是耍的。據小弟愚見，總要想個兩面俱圓之法，可令國民滿意，不致令外人動氣，使彼此仍敦睦誼，免因此事失了感情，是最好的。」

汪大燮聽了道：「大人的話很是，但此兩面俱圓之法卻是不易。稍有一點吃虧，便貽國民口實，小弟實不敢自主。不知大人幾時銷假到部辦事呢？」袁世凱道：「現在腳疾已好些，待假滿必銷假了。此事盡有日子辦理，不知足下深夜到來，究是何意？」汪大燮道：「只為英使明天到部商議，故先來向大人請教。本欲向大人籌個辦法。今大人既日間銷假，小弟便不多言，當回復英使，待大人假滿時再商罷。」袁世凱道：「如老兄有高見，也不妨直說。」汪大燮道：「不如免使英人修築，改為與英人借款自辦。這樣，也算廢了草約，又算是自辦，可免得國民借口，且與英人借款，又不致令英人過不去。此即是大人說的兩面俱圓之法，大人以為如何？」袁世凱聽了，點點頭，隨道：「待弟假滿後再商罷。」汪大燮說兩聲「是，是」

即辭去了。正是：

欲向洋商籌路款，頓教民庶起風潮。